

# 華北風雲中的宋哲元

王覺源

## 新西北軍系的興起

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到了「九一八」事變之後，緊急風雲，已經撲向華北。一時龍蛇雜舞，盡是英雄，宋哲元便是其中時人所稱的「華北王」。本文不談國策與戰略，不抄正史與野乘（本刊二三期刊有「宋哲元與二十九軍」一文，可參考），僅就個人見聞所及者，拉雜記之。雖說不是什麼秘辛密事，但是知者却不多。故事固都成了明日黃花，聊當白頭宮女話開元可耳。

宋哲元，字明軒，山東樂陵人。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生。二十餘歲，投筆從戎。歷在老西北軍馮玉祥部服務，由連長次第升遷，做到封疆大吏陝西省政府的主席。民國十九年，中央爲了編遣會議，引發中原大戰。馮玉祥與閻錫山聯合，對中央軍作戰。馮閻相繼戰敗，閻部退回山西，馮部則已分崩離析。原有韓復榘及石友三兩部，則皆先後投効於中央。中原戰爭結束，梁冠英、孫連仲、吉鴻昌，皆向中央投誠。唯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則率其軍入山西，依閻暫維殘部。及中原戰事全部解決，中央對馮閻處置

一本寬大，不咎既往。二十年六月，並委宋哲元爲陸軍第二十九軍軍長，下轄馮治安（三十七師）、張自忠（三十八師）、劉汝明（一四一師）三個師，佟麟閣爲副軍長。此即二十九軍之由來，亦後來所稱之新西北軍體系。

## 二十九軍揚名全國

二十九軍組成未久，調駐平津，代替中央軍的防衛，乃因日人抗議，當時未能實現。二十二年二月，日軍進犯長城。三月戰於喜峯口，二十八師張自忠部旅長趙登禹，率大刀隊經三晝夜的血戰，卒克敵致勝。二十九軍原來仍有老西北軍傳統的裝備，每兵皆有「雙手帶」長刀一柄，迨日軍攻擊迫近時，乃取長刀肉搏。日軍猝不及防，無法對搏，乃倉皇敗退。二十九軍善戰之名，不但宣揚於全國，且遠播於國際。時北平「小實報」刊載俗傳劉伯溫的燒餅歌曰：「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手。」一般樂觀者因說：「萬事皆由天定，劉伯溫之言驗矣。日本小醜，又何足畏。」時人更有以「大刀宋明軒」徵對者，北平名小說家張恨水，曾對上兩句，一爲「小

膽萬福麟」，一爲「長腿商啓予」（註明對「湯玉麟」亦可，但麟字太多。）雖皆遊戲筆墨，亦足見當時宋部的「大刀隊」已成了熱門新聞。

隨後，中央復加編一三三師，以趙登禹任師長（後在南苑作戰陣亡），隸於宋部，一軍轄四個師，實爲當時所未曾有，亦二十九軍之異數。

## 爭取時間準備抗日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底，中日簽訂塘沽協定，中國已經羣憤極。而日人野心得寸進尺，復要求華北特殊化，策動晉、冀、察、魯、豫五省自治。二十四年六月，日人野心擴張，企圖造成「張北事件」，藉以開始發起行動。中央固早已決心抵抗，祇因準備未充，對日人連續所提要求，深感依違兩難。

不得已，爲爭取時間，延緩日人發難，乃於是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王揖唐、萬福麟、劉哲等十七人爲委員。宋爲委員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畀以秘守中央原則，捍衛華北重任。

中央針對當時中日敵對情況，暗示宋氏：一

外 雜 誌

方面謀日人諒解，以拖延其侵略進行；另一方面俾中央有充裕時間，完成準備。為謀此一策略之實現，宋氏乃起用大批親日份子，陽與日本周旋，陰作抗日建設。宋哲元以「抗日忽變而為親日」這態度的轉變，自不免要令人惶惑。外人固要發生誤會，而中央與宋氏，尤若「啞子吃黃蓮」，有口說不出心中之苦。在日本方面，又何嘗不明白中國應付的策略！這正如俗語所謂：茅山道人闖法，且看誰的道行高。

冀察政務委員會轄河北、察哈爾兩省及北平、天津兩市。宋氏兼河北省主席，張自忠以察省主席兼天津市長。天津市長後為蕭振瀛，北平市長後為秦德純。數年以來，中日雙方各有打算，在關係上，還幸平安無事。

### 日方要求傀儡組織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藉故造成蘆溝橋事變。宋哲元與日方笑臉又變成破臉之局，便不能繼續與日人委蛇，乃退至保定。同時舉薦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接替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北平綏靖公署主任，仍執行宋氏既定「陽親日，陰反日」的作為。秦德純任北平市長，亦復如此。宋氏則奉中央命令擔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擔任平漢線對日作戰的任務。

但大戰既已爆發，日人亦絕不以「冀察政務委員會」之組織為滿足，而有實現一個純粹傀儡組織的要求。張自忠見日方欲整擴張，知大勢已去，無法再與虎謀皮，乃於化裝後騎自行車遠離

天津。經青島、濟南轉至南京向中央請罪。但張自忠的行動，其時並未被輿論所諒解。唯最高當局明其心跡與任務，極予慰勉，許以忠貞，除勸之稍事休息外，隨另委以重任。不幸二十九年五月，他終於南瓜店一役，壯烈殉國成仁（擬另專文詳述之）。

### 招賢納士龍蛇並蓄

當宋哲元拜命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時，獨當一面，身膺五省重寄，為民國以來所未有，而日人亦寄以非分之望。日人如願以償，華北政局遂暫呈急轉直下之勢。人物景象、官場風氣，與北洋政府軍閥時代，並無很大差異。宋氏亦一變常態，大事搜羅北洋舊時人物，如高凌霨、王揖唐、李思浩、潘毓桂、潘復之流，均一一延攬，昇以官職空銜，任其活動。其時殷同、陳中孚、殷汝耕等，皆居顧問之列，以備諮詢。乃至早年被通緝與久隱北平東交民巷（類似租界），以及夙遭世人詬罵的盜賊，均源源出籠上市，善價而沽。日人亦以親善、聯誼之美名，混濁其中，復從而利之、誘之、騙之、收買之，於是龍蛇雜舞，溷濁一團，擾攘愈甚。

宋哲元蒞任之初，為爭取所謂人才，特組織一「進德社」。雖名為進德社，實即宋氏的「招賢館」。其起源，則由於某北洋遺老，以段祺瑞當政時曾組「安福俱樂部」的用心與業績，言於宋氏，宋氏大為讚賞，遂立刻在北平鐵獅子胡同關一精舍，為招納機關。一時北方的風雲人物，夜間不周旋於進德社者，幾百無一二焉。有志登

龍者，亦千方百計去鑽營，以進社門為榮。其履鑽不疲，而竟青雲直上者，亦比比皆是。故當時的進德社，既有「進德飯莊」之稱，更有命名為「登天梯」者。凡能在進德社中朝夕出入者，遂被人贈以「天橋怪人」或「雲裏飛」等綽號。蓋喻其有騰雲駕霧，呼風喚雨之功能。

這時的進德社，表面觀之，為一招待所，亦為一俱樂部性質的組織。凡住、食、玩、樂，幾無所不備。乃至社員的衣着，亦五光十色。宋哲元本人，自從任委員長以後，很少以軍服出現於公私場合，恆以長袍、馬褂、坎背、瓜皮小帽為其常服，穿軍服看慣了，初見之有不倫不類不太順眼之感。而其部屬，見上有好者，亦多起而效之。尤可怪者，如修副軍長、馮師長等，均趕起武夫，身御長袍，頸圍絲巾，捲起內衣白袖，粗模大樣，宛如上海的白相人。有些人的談吐舉止又極粗鄙，常不免貽笑大方。秦紹文（德純）常配武裝帶，而頭頂則戴上西式呢帽。鄭大明的軍帽，則半似斗笠，半似童軍帽。千奇百怪，風氣如此，出入進德社者，亦不以為怪。

### 智囊人物足計多謀

宋哲元掌握冀察兩省兩市一切軍政大權，風頭健，權力大，威風凜凜，左右便多以「華北王」稱之。中央為爭取準備抗日時間，給予宋氏的唯一任務，厥在與日方就地周旋。宋氏雖僥倖於喜峯口一戰而揚名，自知能力薄弱，難當大任，不得不另外選拔才智之士，尤其是留日學生，以為己助。而當時為宋氏策謀設計者，多為天津市

中 外 雜 誌

長蕭振瀛（仙閣）。蕭亦自命為日本通，且視宋為劉邦，自視為蕭何，尤大言不慚，自詡有旋乾轉坤的本領。常力勸宋哲元學「劉備借趙雲」故事，挾日本以自重，進而席捲中原。宋明其妄，亦不介意。蕭之為人，不但不得人緣，且為衆所厭惡。他的笑話，傳遍一時，仍自以為得意。他常說：「西北軍裡，真正把古書讀通的人，其實頂多祇有兩個半。一為王鐵珊（馮玉祥尊為老師），半個是湖南才子雷嗣尚（北平社會局長），還有一個，人家都說是我蕭仙閣。」宋哲元為其母慶壽之日，李筱帆（老西北軍，馮玉祥的特務頭子，其時猶有餘威）以蕭大言不慚，亦藉酒裝瘋，當着衆客之前斥之，並批其頰。據說：張自忠也曾於大庭廣衆之下，打過他的嘴巴。他竟不以為悔，還笑臉相迎說：「老兄醉了。」可見其人格之卑不足道了。

此外，北平市財政局長林世則（叔言），向以機智見稱。頗重義氣，唯乏強項之志。事多承意而行，故能得宋氏的信任。風度典雅，談吐悅人，交際活潑，女友如雲。其妻為旗人某王公之女，人多以「格格」（漢語小姐）呼之，頗賢淑。林事母尚孝，母則以林叔言「無後」，常喋喋不休，屢勸林納妾，且欲逼格格歸寧天津。格格以是長日戚戚。後經醫生檢查，病在於林叔言。醫癒，果得一子。林為宋氏劃策之時，尚能以中日前途作考慮，非僅以宋一人之前程為念，更常以蕭仙閣、常小川、鄭道儒之謀為慮，當算是宋氏智囊中之識大體者。

河北官產局局長常小川、河北省政府秘書長

鄭道儒，並蕭、林二位，皆天津人，亦留日學生。鄭且留美有年。惟北平市社會局局長雷嗣尚，湘人，風流倜儻，有詩人氣質，在西北軍中，素有「湖南才子」之稱。他雖為宋所器重，但他的興趣，不在政治。雖多詭謀，又常不免涉及怪誕，便不為宋所賞。常小川、鄭道儒皆以狡滑見長，常於宋前，諷其「寧為趙匡胤，勿作曾國藩。」常、鄭每為此說時，李筱帆即面斥之曰：「你們二位老弟，要懲慮宋明軒當皇帝都行，就是別懲慮他當石敬瑭那種漢奸皇帝。要不然，你們就不怕生下孩子來，老天爺不讓他有屁眼嗎？」所幸宋氏深明大義，不為糊塗智囊之計所惑，墮入羣小愚昧之謀，常以一笑置之。

### 對日外交善哭善病

中國全面抗日戰爭未發生之前，華北風雲中之關鍵人物，實宋哲元與秦德純（紹文，後任北平市長）兩人。秦富機謀，頗具遠見。而宋氏獨樹一幟以後，以封疆重寄之尊，常以老西北軍的老大哥自居，經常取法馮玉祥，舉止態度，亦步亦趨。秦紹文因得一躍而為其副魁，論者謂秦紹文之於宋哲元，亦若鹿鍾麟之於馮玉祥。外似奉命唯謹，實則事事先得其心，外圓而內方，不為其主所忌，亦不為外人所憎，實為今日政壇最理想的羽翼人材。

論者亦有謂：宋明軒之為將，實不過如梁山泊徐寧與呼延灼之流。僅恃其頗具規模之「大刀隊」，僥倖於喜峯口得逞於一時，以言統御，亦難與盧俊義、李應諸人相比擬。與日方折衝

時，全之外交手腕。到了事情緊急時，秦紹文唯有效劉玄德之哭。日方以事尚未到決斷的地步，對秦亦莫可奈何！宋明軒當無計應付時，則乾脆避不見面，或藉口「返籍掃墓」，或「赴保出巡」，或稱病「虛火上升，耳鳴不已」。日人明知其為搪塞敷衍，亦莫可奈何，但常識之為「多愁善病的宋委員長」，如此又偷過了一關。雖說關關難過，也關關過了。好在日人也是明知而固昧之。

### 遷葬乃父大壽其母

宋哲元職掌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軍政全權。數年以來，限於環境不許與日人之破壞，於公自雖有建樹可言。於私則有兩件大典發生，轟動了半個中國。一為遷葬其父；一為大壽其母。前者尚算莊嚴盡禮；後者豪華奢侈，為北方所罕見。

宋氏既風雲遂志，更相信世俗陰宅風水之說，乃有遣人返山東樂陵，遷葬其父之舉。事驚朝野，禮數難缺。一時權貴專程前往執紼，或藉機會遊覽風景者，車水馬龍，途為之塞。路局並加開專車數列，以應其急。凡送葬執紼與致送奠儀者，除設盛筵接待外，並均答贈江西景德鎮御窯的飯碗一對，作為紀念。此碗瓷細，其薄如紙，白潤如玉，相當精緻可貴。上書：「孝思不匱」與「年月日山東樂陵某某堂敬贈」字樣。當時熱衷於官場者，無不以獲得此碗為榮。且有出高價而沽之者。

宋母七十慶典，事前顯要集議，設籌備委員

會總理其事，委員會復分為若干處。執其事者，盡皆平津顯達與社會名流，而以天津市長蕭仙閣為總招待，張振鷺任司儀，潘復任提調，林叔言任賞金，常小川任收禮，鄭道儒任總務，雷嗣尚任文書，潘毓桂任警衛，張璧任飲食監督，李顯堂任連絡。門致中、秦德純、過之翰分任前院、後院、傍院總理。陳璞章任登記，陳繼淹任交通，李鳴鐘任軍界，陳中孚任外賓，管翼賢任報界，冷家驥任商界，蕭劉輔瀛（蕭仙閣妻）任女賓，王鐵珊任耆老。原來都是鉅公大官，現在都成了宋門走卒執事。由這一人事安排看來，其規模之大，舖張之盛，即可見其一斑。每處之下，均有辦事長與辦事員若干人。所有執事人員，均佩戴壽字徽章，下加紅綢條，書明職務與姓名。工人與警衛亦配有淺紅色壽字徽章。所有上下執事之人，到處周旋，各依其職，各司其事。

壽期中，舉行「堂會」三日，京、滬平劇名角，均應聘登場。劇臺設於花園中，雕滿佈椅凳，而觀者如雲，仍有滿坑滿谷之患，秩序很亂。次日，改用戲票辦法，賀客有僅得一日戲票者，他日祇好向隅。有一人而多票者，則舉家偕往。飲食則採「流水席」方式，三院之內，密佈八仙桌。八人坐齊，立刻開席。一桌食畢，猶覺未飽者，可立轉坐他席。飲饌極豐，山珍海味畢具。貴賓則另在東西花廳內聚宴，飲饌更為豐美。所有菜單，逐日早晚更換。賀客中舉家大小，來此全日坐食者，比比皆是。亦有與宋家毫無淵源者，日携縷紙壽聯一幅，偕全家登門拜壽畢，聽戲坐食至晚。次日，仍如法炮製。故宋家所收壽

聯壽幛之多，堆積如山，無法張掛。

壽堂中，懸壽字幅，高大過人。案上巨燭，亦粗過人臂。正中且懸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所題之匾。林公之下款僅署名；蔣公之下款則自稱為「姪」，宋氏尤視為無上光榮。日方人物中，贈祝壽屏、聯、壽詞者亦不少。客有自上海專程北來祝壽者曰：此一慶典之盛，在中國南方亦未曾有。唯當年上海聞人杜月笙，為祝建立家祠之舉，差可並觀。

至於所費之浩繁，自屬意料中事。有一老新聞記者曾說：「此為宣統大婚後，古城中第一大潤事。僅三日所耗之資，當足十萬貧民一月的口糧也。」這位老記者並謂：「此款在宋明軒私蓄中，必是應付不了的。這全是各方面人物所『報効』而來。」他約略指出：冷家驥代表華北商界，概贈禮金十萬元，壽筵一千席。蕭仙閣一人「孝敬伯母」禮金五萬美元。湯玉麟以待罪之身，蟄居古城，亦忍痛報効一萬元。陳繼淹、馮治安、吳大業（造幣廠長）、寧恩承（稅務局長）、陳覺生（北寧鐵路局長）、徐銑（印花烟酒稅局長）、謝振紀（海關代監督）等，均各贈禮金五千元或一萬元，即如常小川（官產局長）、林叔言（財政局長）亦各贈五千元。日人士肥原送金桂圓三斤，約值大頭六七千元。其他禮金在五千元以下百元以上者，更多得一時無法統計。

### 生命光輝照耀不息

綜宋氏一生，服務軍政三十餘年，面對虎視眈眈的日本，獨擔華北艱鉅任務，這實在是功不

易見，勞則盡瘁的事。他建樹雖無燦爛可觀之處，而人格實可傲視同時代的儕輩。抗戰軍興之翌年（二十七年）四月，宋氏以病初辭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職。十月，再辭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專任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顯然是其病勢已漸加沉重。隨即經由湖南、廣西、貴州入川，赴綿陽休養。經時年餘，終於民國二十九年四月病逝，享年五十六歲。死後國民政府頒令褒揚，並追贈陸軍上將。至其生前勳業，不待詳敘，從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政府所頒授他「青天白日勳章」，以及身後的榮典看來，他生命的光輝，即全可反映照耀得出來！

### 情報珍聞

##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定價200元

全書陸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貳佰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

文摘」請撥電話五三六四

二〇六·五三六五三一